

加州旅馆

娜 彧 ~~~~~ 著

南方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

锐
小说

加州旅馆

娜或 ~~~~~ 著
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加州旅馆 / 娜戛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 5

(锐·小说)

ISBN 978-7-5360-7899-4

I. ①加… II. ①娜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1730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文 珍 周思仪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◆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加州旅馆
JIA ZHOU Lǚ GUA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 |
| 开 本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|
| 印 张 | 5.625 2插页 |
| 字 数 | 105,000字 |
| 版 次 |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25.00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将军的美人	I
表弟的婚恋	21
司马鸿的政治生涯	47
加州旅馆	99
走 神	135
在困境中打转（后记）	175

将军的美人



将军住在将军楼。

住在将军楼的还有将军的儿子——一位口碑很好的主任医生和主任贤惠的媳妇。

将军的夫人据说是个美人，当然说的是年轻的时候。但即便是老了，似乎将军一直也是这么叫她：美人。将军叫了夫人一辈子美人，美人三年前去世了，去世的时候即将七十六岁。美人比将军小两岁，将军那年七十八岁。

将军这一生，你翻翻中国的近代史也能猜到，戎马倥偬、疆场岁月，虽然他不是开国将军。开国那时候，他还是个士兵，没有记错的话，似乎他连连长都还不是。但他知道，慢慢地他一定会成为将军。后来，还不是将军的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、中印之战、越南战争、珍宝岛战争——，随着他胸前勋章的一枚枚增加，终于，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，荣升了少将。那年，似乎他还不到六十五岁，美人六十三岁。

住进将军楼是荣升少将三五年之后，住进去不久，他就退休了。组织让他颐养天年。

天年？将军哈哈大笑，老子做人还没做够，养什么天年？

回想起来，真是岁月如剑。退休之后的将军依然记得，那年一句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让他怎样地热血沸腾。那年他多大？那年还没有美人，那年开始，他的梦想开始了，他突然觉得人生有了奔头。

回顾将军这一生，正如他的梦想，一直也没停下来的时候，即便是他做了将军，住进了将军楼。将军楼像当年一呼百应的将军，看起来就气派、结实，在这个地级市，鹤立鸡群在部队的右边不远处，再远点，隔着一个市民公园，才是居民小区。实际上住在将军楼的是他的家人，他常年在外，就算他退休之后也很少在家。退休了的将军常被各处邀请参加各种会议，有了将军，会议便有了分量。再说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，将军的桃李们如今都是栋梁了，他们很少有忘了将军的，他们知道将军喜欢什么，一切都务必伺候到让他完全满足。那些时候，在外面的日子远比在将军楼舒坦和自由，他要什么天年？一直到七十五岁那年，那年将军体检血压和血糖都高了。将军的儿子，那时候还不是主任，是个主治医师，他不再让父亲到处巡回了，说年纪大了，在外劳累太危险。于是，将军七十五岁之后才算真正住进了将军楼，和美人共度晚年了。

儿子仔细地给将军做了全面检查，对症下药地开了降压和降血脂的药。但将军不肯吃药，将军说：我问过医生了，这药一吃，我就蔫了，我不吃。儿子说，我也是医生，您年纪大了，不会有太影响的，您虽然还不严重，但最好吃点药。

老子不吃！将军声如洪钟。

美人从来没管住过将军，她劝儿子：别惹你爸爸生气，这么大年纪不生气比吃药强。

偶尔私下里也说说将军：你看你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不蔫？就是不消停也都是血压高闹的，不吃药，万一哪天来个中风，那才是真蔫了。你还是得吃药。

不消停说的是将军每月总有一两次心有余而力不足地骚扰美人。这把年纪，美人也奇怪，将军还有那个的心性，不是病是什么呢？

于是，经过比较，将军选择了一种医生保证决不影响男人活力的降压药。再加上早晚两次跟着美人去附近的公园锻炼身体，将军的颐养天年就这样开始了。

美人这一辈子虽然有将军，但大都是和儿女们一起生活着。老了，退休了，也是一个人锻炼，一个人买菜，一个人带着儿孙。她似乎早就习惯了没有将军的日子，将军也没见她抱怨过，她知道将军不是普通人，天生不属于她一个人。然而，也有这一天，将军终于属于她了。美人在公园里遇见熟人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寡淡，连招呼也是能不

打就不打。她挽着将军的胳膊，新婚一样地向他们介绍：这是我家老头子！

公园里老头子有很多，将军却只有一个。很快，将军就结交了几个晨练的朋友，他们大都也是退休的领导，有的还能看出从前指鹿为马颐指气使的气场，但他们知道他是将军后对他都很客气，他们教将军怎么在湖边大声地吐出肺内的废气吸进新鲜的氧气，怎么拉伸筋骨，教给他养生的心得。

他们虽然不在其位了，却习惯了指手画脚，所以常常发表政治见解。因为政见不同而发生争吵是常有的事情，谁也不肯退让。他们都希望得到将军的支持，但是将军从不说话。将军只在心里发笑：真是他们说的那样，老子还打个屁仗！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，将军渐渐地不大喜欢跟着美人去公园了，尤其是晚饭之后，他不去公园了。也许是他迷上了街头广场的跳舞，谁知道呢，反正，自从晚饭后不去公园，他就去广场了。他对美人说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你别管我，我又不是不锻炼，我这锻炼强度更大。

美人不会跳舞，也对跳舞没有兴趣，美人依然早晚去公园。美人每次黄昏从公园出来，广场上的灯已经亮了，她总能看到将军已经到了，他的周围围绕着一群喜欢跳舞的女人，从中年到老年都有。她们都很喜欢和将军跳舞，将军的舞姿标准、熟练，且又是个将军。

将军又不属于她一个人了，不过，美人习惯了，她远远地看着将军旋转的身影，偶尔在嘈杂的音乐声中还能听见他洪钟一般的大笑，美人便也放心了，她回去了。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，她还会来接将军。

对于这样的晚年，美人已经很满足了，毕竟，现在她常常能看到将军了，尽管将军要么一如既往地屏蔽她的存在，要么大呼小叫呵斥她的过错。老头子的身体好，便比什么都好。她自己呢？

立秋的那天，好像是八月七号，吃了立秋瓜的美人突然肚子痛起来了，原以为不过是受凉了，像以往那样，拉个肚子差不多也就好了。但这次，却没那么幸运，美人一直叫痛，送到医院检查是胰腺癌晚期，连开刀的必要都没有了。乐观点算，三个月。

为什么之前没有症状？将军吼叫着问医生，怎么可能一发现就是晚期？

妈妈常常肚子痛，只是我们忽视了。再说，她常年素食，虽然癌细胞在不断长大，但胰腺病灶没有被激活。她年纪又大了，癌细胞也不是那么活跃，分化不明显，所以之前症状不明显。这次，突发了。

你还是个主任医生？你妈癌症晚期你才发现，你做的什么医生？你给我把能找到的专家全部找来，全部！一直到此刻，将军才发现其实自己是无能的、虚弱的，他只能尽最大的嗓门对着儿子叫喊。

一切叫喊都没用，美人在中秋之后走了。

这期间，将军对待美人像新婚一样耐心，像宣传片里描述的那种让人羡慕的夕阳红老来伴一样贴心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，基本上都守在美人床边，哪怕是一个下午说不上一两句话。这个时候，将军又是美人的了，可是，太迟了。躺在床上的美人看着此刻低眉顺眼的老头子，回想这一生到底值还是不值？如果有下辈子呢？要不要找个想做将军的男人呢？不能想太多，想太多美人枯涸的眼眶里就湿润润的。想着想着美人便转头看向窗外，窗外的天是蓝色的，真好看啊。一旦变成灰色的了，美人便叫将军拉上窗帘。美人看着窗外蓝天下一棵绿色的树慢慢地变了颜色，树叶还没开始落，美人却先走了。

美人临死前对儿子说，能不能把我的骨灰撒到长江里去？守了你爸爸一辈子，到了那里我想到处转转。

美人到底还是不甘心的，最后的三四个月将军的陪伴，反让她感觉到了这一生的寂寞，作为女人。

儿子以为母亲说的气话，他哄母亲睡着了。母亲以为他答应了，就安心地睡过去了。

美人的骨灰没有被撒进长江，医生抱着它回来，放在了父亲的房间书柜的上面，等父亲一起。

将军每天看着骨灰盒，总觉得自己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。后来他把它移到了别处，他说，你们难道催我死？

将军怎么可能死？将军只在陪着美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，偶尔感觉到了人生的冬天了。现在，他觉得自己起码还能再活二十年。

果然，将军在第二年的春天便和生长的万物一起复活了。他再一次出现在小区的广场上，再一次周旋在中老年妇女当中。甚至，他比从前更加受到她们的欢迎。

如果不是一个过了中年还未到老年的男人打上门来，医生还以为将军只是纯粹的跳舞锻炼身体，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可喜的，将军因为美人去世而诱发的失眠现象也消失了，医生在二楼，有时候都能听到楼下将军的呼噜声此起彼伏。

医生对贤惠的媳妇说，老头子缓过来了，看这样子，至少还能结结实实地活上个十年。

贤惠的媳妇微笑着点头，她并不是个看重钱的女人，可是，仍旧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飞速地算出了将军若是真有十年，这个家至少多出了一百二十万以上的收入。

是啊，希望爹安安稳稳地长命百岁。她说。

这话说了没几天，那个还不大老的男人就打上门来了，还一口咬定将军上了他的老婆。

到底有没有呢？做医生的儿子总还是不大相信，毕竟快八十岁了。

是她勾引我的。将军倒也不抵赖，但把责任给推了个干干净净。说实话，这不像将军的风格，将军向来敢作

敢当。

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：那个女人惹恼了将军，将军自己还有气没处出呢，她颇有心计地勾引了将军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冷淡了将军，冷淡了也罢，还说将军银样镗枪头，老变态。正在火头上的将军自然要常常去找她讨个说法。一来二去，被她家男人发现了。她呢，反咬一口说这个老不死的骚扰她，赶都赶不走。

怪不得美人走了之后老头子就霸着存折自己保管。医生心里有了数，他连哄带骗软硬兼施地送走了女人的男人，回头想说说将军，但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他那么大年纪了，做不了什么，他也就是老糊涂了，不小心被人骗了。医生只能这样想。

医生后来见到了那个女人：胖，那种壮实的胖，皮肤黝黑却擦着厚厚的粉，一看就是五六十的年纪却顶着一头被摩丝定型的鸡冠花一样的头发。

老头子的品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医生嘴里不好说什么，却是怎么也弄不清楚将军怎么这么重口味，真的只当那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的女人千方百计地勾引了将军。将军虽然没有了男人的资本，但将军有一本每个月进账上万的存折，那本存折可以证明将军有着男人的心思和胆略。这存折以前是交给母亲保管的，母亲走了之后，医生想要帮他保管，但怕住在别处的妹妹多心，一直惦记着却也没说出口。这一次，理所当然地跟妹妹说不能让老头子胡来

了，这么大年纪，你说能干什么？还不是手里的那点钱烧的？由着他不知道怎么糊涂呢。我先替他看着，以后怎么办再说。医生的口气，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妹妹。将军呢，理亏，并没有怎么坚持，把存折扔给了儿子。

医生对着存折看了半天，翻来覆去地看，他怎么也不能相信，存折里居然连一分钱都没有动过。他那行将朽木的父亲到底凭什么占了鸡冠花的便宜？难怪人家后来发了火。现在，医生觉得鸡冠花的确是有些冤了，毕竟，面对的是一个即将八十岁的老不死，却什么便宜也没占到。鸡冠花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，才骂将军老不死的。

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将军似乎也安稳了，他不去广场了，估计也不敢去了。小区不大，那一段时间，将军的一毛不拔和鸡冠花的居心叵测居然成了广场激动人心的话题。鸡冠花的事情是春末，整个夏天，这个城市热得跟蒸笼一样，将军楼的空调开了整个夏天，看起来，将军被鸡冠花伤了元气，他老实实在地在家练字摆谱。他说，天凉快了去公园找人下棋。

天真凉快下来的时候，将军又提出要去广场跳舞。可是，年纪大的人过一年便如同年轻人的十年，半年几乎没下过楼的将军忽然发现腿脚僵硬了，根本不如去年灵活。但他坚持要去，他说跳几天兴许腿就好了。医生便让妹妹回来陪他去。

这一次，也许是因为鸡冠花事件，反正将军不像从前

那么受到大家欢迎了，女儿眼见他涎着脸跟一个个妇女打招呼。人家也不是不理他，就是不咸不淡的，脸上挂着体谅的笑从他身边走过去，连停下来问问的意思都没有。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那些去年还围着他的妇女们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固定舞伴了。将军坐在一边，拿眼睛看两边是否有空着的，但是人家不看他，如果他站起来向人家走去的时候，人家也必定是站起来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。

爸爸，我们回去吧。女儿看不下去了，说。

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。将军认定了是女儿在边上妨碍了他，坚决地要求女儿回家，最多半小时来看他一次。

可是，当女儿半小时后过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将军靠在长椅上睡着了，嘴角流着长长的口水。那么大的音乐，他居然睡着了，一定是实在无聊透了。

自此，他不再要求去广场跳舞了。但他不去跳舞，并不代表他就此偃旗息鼓了，并不代表他承认自己老了。将军即便是散步走在路上，看到心仪的女人，依然会流着口水看很久。

说起流口水，不知道是不是和好色有关，也许也没什么关系，只是老了。老了，嘴一张，口水就下来了。但是，看到美女他就特别容易不自觉地张口，这是真的。渐渐地，吃饭张口、睡觉张口、说话张口、看到美女张口——，后来，医生只好给他围了个围兜。

将军自从美人走了后，虽然并不服老，但却真如冬天

的树叶，一阵风过，便纷纷扬扬地落下一大片，一阵风过，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一大片——先是流口水、后来耳朵也不是很好了，他很大声地跟人说话，却总是嫌别人不回答他。

自然规律。医生说，他倒也没什么担心的，作为儿子，他只要保证他饱暖和安全。而且，为了更好地照顾将军，医生特地给他从家乡找了个保姆来，专门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早晚陪他出去散散步。家乡来的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看着就朴实本分，手脚也麻利，说一口让将军喜欢的家乡话，还会做将军喜欢的家乡菜。医生认为，将军应该心满意足了。

可是，仅仅过了两天，出事了。

那天，医生下班回来，保姆正在收拾东西，不是收拾家里的东西，是收拾自己的行李。她说她要回家，不干了。

怎么了呢？才干了两天。活是多了点，要不给你再加一点钱？医生知道将军越老越烦人，脾气又不好，是不是打骂了她？

不是，我不嫌活多，我来就是干活的。可是，你爹他，他，他老不正经，他——保姆真是本分人，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涨得通红，话说不出口。

医生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去看将军。将军正在房间里生气，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羞耻，而是很生气。他对医生说，你给我重找个保姆！

爸，你到底对阿姨怎么啦？

我能怎么样她？我没怎么着她，是她假正经。自己告诉我死了老公，老公都死了还有什么好假正经的？哼。

原来，两个人本来聊天呢，将军问她家里还有谁，她说老公头两年死了后就跟大儿子住一起，媳妇不大高兴，所以干脆出来干干活，活又不累，还不老，还能挣点钱。后来，她又说起自己的老公，老公是她的天，一下子走了，感觉天塌了，不过还好，挺过来了。说到这里，也许是她眼中的柔情，也许是将军想起了美人，总之，将军就是这个时候突然直勾勾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。保姆看将军的眼神不对，以为将军累了，就站起来要扶他上床睡觉。她没想到，平时看起来走路都不稳的将军力气很大地一把把她抱住了。将军抱住她说，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——阿姨吓坏了，大叫起来，拼命地挣脱了将军，惊魂未定地跑下楼。她下楼来到自己房间，紧紧地关了房门，好半天才想起来，她得回家，她不能干了。于是，她开始收拾行李，这时候，医生回来了。

保姆怎么说都不肯留下来了，她说，我是来干活的，不是来老不正经的。我还有儿女，不能给他们丢人。这的确是一个农村女人的心里话，于是，干了两天，医生觉得对不起她，给了她半个月的工钱，让她回去了。

保姆回去了，将军的女儿又得常常请假来照顾将军，这不是办法。兄妹俩商量了半天，还得找保姆啊，去中介找了个六十多岁但看起来有七十多的黝黑的壮实农村女人，